

# 永遠的古籍修補師傅

## ——呂起森先生

徐惠敏 中央圖書館特藏組雇員

### 館有一老，如有一寶

在中央圖書館中視野最好，且能隨時呼吸到自然清新空氣的四樓特藏組裱褙室中，放眼望去但見一片片有二尺高的大晒晾板上，輕黏著一張張裱褙過的善本書頁；而重新賦予本館所藏1萬3千多部歷盡顛沛流離善本書新生命的修裱師傅——呂起森先生，就在此片屬於他的天地中，經年累月守在一張長桌後面，對著一冊冊古書，渾然忘我地埋首工作著。

圖書館中的年輕同人都尊稱高齡80的他為呂伯伯，在報章雜誌上時常可看到訪問他的文章，替圖書館修了廿餘年的古籍，他儼然成為本館的館寶，「哪裡，都是同事們、館長的愛護，我真的承擔不起，我只不過是進入中央圖書館時間最早，年齡也最長而已。」他謙虛地推辭著說。而在流逝的歲月中，不知不覺的與呂伯伯同在特藏組共事也已11個年頭了，館中人員的更迭絲毫不影響他對工作的固守與執著，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央圖書館的歷史。

每當有人問起是何因緣際會進入中央圖書館的，他總是回說：「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吧！」呂起森，民國4年出生於南京搖花鄉，早年因家境貧困，只唸了一年私塾之後就隨著父親作木工，抗日戰爭中失去了雙親。民國25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經人介紹進入了南京中央圖書館擔任交通車駕駛助手，有時護送書籍的運輸。民國37年大陸變色後，就隨著當時的館長蔣復璁一起乘一艘大船護送著我國歷代手抄本及宋、元、明等各朝版本善本古籍來臺；他回憶道：「同船的還有中央博物院、中研院、外交部等單位，船在基隆的碼頭靠岸。」自此以後，由楊梅、臺中、霧峯北溝、南海路中央圖書館，到目前落地生根在中山南路的中央圖書館，他都未曾離開過這些珍貴的古籍，就



呂起森先生  
經年累月修裱古書

在他雙手逐一清點、打包、裝箱、封箱下，這批代表著中華悠久文化的古書，平安地靜靜地躺在善本書庫冷氣房中。

### 裱褙功夫，薪火相傳

民國62年9月開始，他除了看管書籍之外，又增加了一份工作，那就是修葺破舊的善本書。剛開始時只是裝訂脫落的書及換封面，從66年起，他更著手裱褙。「雖然我不大識字，但看到這些殘破的書，於心不忍啊！所以就開始自己摸索去修補這些古書。」呂伯伯說。經由前特藏組主任封思毅、及前編輯李清志授以書籍所載裱褙的理論，再到裱畫店去看人家如何裱褙書畫，之後又請教調製漿糊的方法，經過不斷的試驗，技術掌握住了，就這樣古籍有了活命的生機，也由於不忍之心，為其往後生涯寄託開創了另一片天空。

裱褙技術難學嗎？「萬事起頭難，只要做出來之後，感覺上就容易了，難只難在有沒有恆心及愛護的心。」呂伯伯回答說。不過這倒真說出了我的深切感受，有幸能和呂伯伯學裱褙技術，一方面要先感謝前特藏組主任蘇精給我這個機會，另外一方面就要謝謝呂伯伯能接納我這資質魯鈍的學生。時常要耐住性子指導我、糾正錯誤。起初以舊報紙為裱褙的材料，先訓練手拿排筆的靈活度，試裱了約一百張的報紙後，才正式以普通本線裝書依著修裱、裝褙的程序進行。

裱褙古書的過程並不複雜，首先要看書的破損程

度，再決定是用乾裱或濕裱。二者不同之處在乾裱是把漿糊塗在另張裱褙紙上，再覆在原書的背面，這是適合破損程度較大的古書；濕裱則用在較無破損的書——先噴些水在原書書頁背面，繼而刷上一層漿糊，再以一張裱褙紙覆在原書頁上面。

第一步先把原書拆線，再把一頁頁的書拆卸下來，小心的舖在一張透明膠紙上，放時要注意，有字的一面朝下，無字的一面朝上，有捲起的紙還要挑出來抹平、用水濡濕後再用刷子小心刷平。第二步就用排筆沾上漿糊，刷在攤於透明膠紙上，已被刷平的原書頁的背面。第三步將手工製的裱褙紙覆在古書頁上面，一面用刷子將裱褙紙和書頁刷合在一起，並將空氣刷去。第四步在裱褙紙背面四邊輕輕刷上漿糊，然後將透明膠紙連同書頁一起從工作檯上揭起貼在晒晾板上，並將它四邊刷在上面，使紙張輕黏貼在板上，後再將膠紙去除，等三、五天乾透之後，再揭下來。第五步揭下來裱好的書頁要一頁頁照原先的版心摺成半頁，再以下邊欄為準，每頁對齊以壓紙機壓一晚。第六步再把壓平的書頁分冊，前後各加二張護頁紙、穿洞眼、加紙捻固定再加封面，在書背附近穿洞，再以針線裝訂，至此一本書就完成了。

### 誠心巧手，萬卷回春

修裱的工具除了基本的配備外，其餘都是他為實際工作需要，以自己雙手做出來的，這是否和他小時候和父親學作木工有關呢？呂伯伯說：「很多人都說我的手很巧，我想這要歸功於我的父親，他是一位木匠，從小在他身邊跟進跟出的，看多了也學會了不少技術。」特藏組除了善本古書之外，也收藏了一些如拓片、年畫……等，這些金石拓片也都年久失修，破損的情況很嚴重，尺寸大小不一，不易修裱。剛開始時呂伯伯試著以修補古書的方式去修補金石拓片，後來發覺並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費時又費力，使用者又不多，所以就停頓下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把善本書修裱完」，這是他簡單而又偉大的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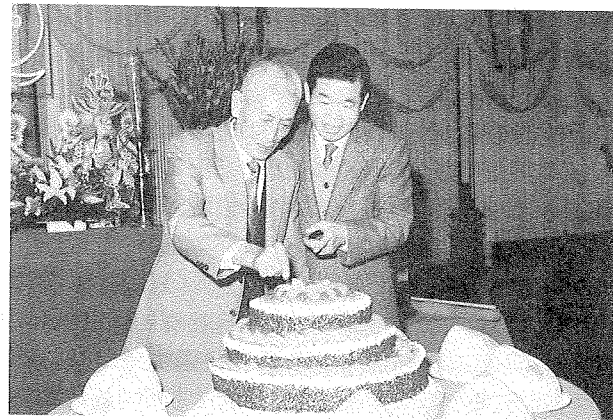
每個月，呂伯伯的工作量都不一定，大概可以裱9百頁至1千頁左右。其中有一部令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元刊本「玉海」，共2百冊。民國78年特藏組進行善本書庫清點工作，發現這部書遭蟲蛀以致千瘡百孔，稍為觸碰即脆裂粉化，且因卷帙過鉅，歷年未曾加以修裱，呂伯伯共計費時一年，才修裱完成，用掉手工製那須楮紙對開3,730張，裱了7,460頁。

呂伯伯退休以後，仍以額外人員的身分繼續修裱古書，領取按件計酬的菲薄待遇。其實以呂伯伯純熟的手藝，應可得到較為豐厚的酬勞，他又如何能甘之如飴呢？「我是不願意離開啦！我的大半生都已奉獻給了中央圖書館，我也捨不得這些書，從裝箱、拆箱，好壞都是我做、修裱，外面錢雖多，但我年紀也已這麼大了，要這麼多錢也沒用，最主要的是工作愉快。」愉快就是呂伯伯的人生哲學。

### 八秩壽誕，全館歡慶

75年初館內同人為他慶祝70歲大壽，當時情景尚記憶猶新，去(83)年12月30日又逢八秩壽誕，全館亦依循往例為其舉行祝壽茶會，所不同的是大家都懷著一顆既興奮又期待的心參加此隆重茶會；興奮其能長壽至八旬，期待其更能長壽至九旬，乃至百歲。茶會的籌備工作由特藏組、總務組、閱覽組一羣年輕熱情的同人通力合作。從選購館中同人合送的禮物——純金壽桃一枚，會場的花材、點心、水果……等的採買，會場壽堂的佈置，音響設備的裝置，節目進行的安排，都竭盡所能的去展現不同的風格。插花社的同人也鼎力相助，一盆盆、一束束的花籃，使會場洋溢繽紛的色彩；特藏組的女同人們更以一曲「天天年輕」，獻上她們對呂伯伯的深深期望，雖然歌聲不似黃鶯出谷般悅耳，但重要的是一份深藏心底的祝福。祝壽儀式完成後，年長或年輕的同人，都紛紛與呂伯伯合影拍照，欲留住這齊聚一堂的歡樂氣氛。

總是笑臉迎人的呂伯伯，除了滿頭白髮外，身體尚稱硬朗，中央圖書館所有同人都知道，只要呂伯伯還能行動，他就永遠不會放棄照拂古籍的工作，以至終老。



慶祝呂伯伯八秩壽誕，館內特舉行祝壽茶會